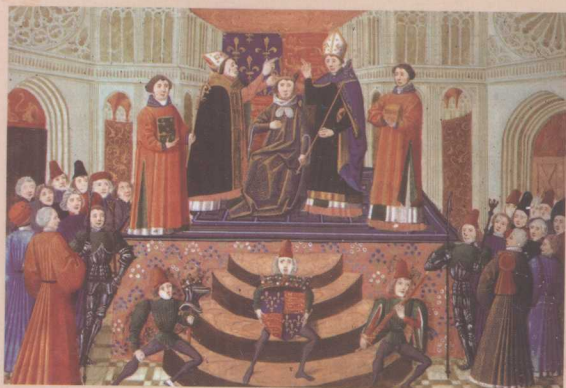




英格兰民族语言形成的 社会历史根源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Origins of English
as a National Language in England

张尚莲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英格兰民族语言形成的 社会历史根源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Origins of English
as a National Language in England

张尚莲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格兰民族语言形成的社会历史根源 : 中文、英文 / 张尚莲著. —
北京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6.2
ISBN 978-7-5135-7190-6

I. ①英… II. ①张… III. ①语言史—研究—英格兰—汉、英
IV. ①H3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43900 号

出 版 人 蔡剑峰
项目负责 孔乃卓
责任编辑 付分钗
封面设计 郭 子
版式设计 付玉梅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16.5
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5-7190-6
定 价 52.90 元

购书咨询: (010) 88819926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 <https://waiyants.tmall.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 (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 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 (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 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 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物料号: 271900001

序

张尚莲的博士毕业论文即将出版了，作为她的指导教师，我感到非常欣慰。三年期间，我见证了作者完成本书的全过程及史学素养方面的不断提高，愿在此与广大读者分享自己内心的激动和喜悦。

张尚莲是河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教授。2011年在博士研究生入学面试时，她对自己跨学科攻读博士学位就表现出很强的兴趣和决心。她认为，一名长期从事英语教学与研究工作的高校教师，应该对英语成长发展的历史有一个深入的理解与认识。考入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攻读史学博士学位，正是使得自己的英语修养再上一个新阶段的努力和尝试。

因此，英语史成为张尚莲的研究选题。这也是出自她对我国英语史研究现状的长期观察：历史界学者对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语言形式描写仍然不多，而外语界学者对语言发展中的社会历史因素仍缺乏足够的关注。她的研究恰恰想搭建两类研究的桥梁，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回顾历史，英语发展成为英格兰的民族语言经历了一个曲折多变的过程。社会的变迁对语言的演变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英格兰最初的语言是凯尔特语。5世纪中叶，日耳曼人迁入后则以盎格鲁-撒克逊语为主，盎格鲁-撒克逊语即为古英语，这是英格兰使用英语的开始。本书从社会史角度，结合英格兰从古代到中世纪晚期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历史来考察英语作为民族语形成的社会根源，以期为英语语言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并丰富其研究内容。鉴于中世纪英语是英语民族

语形成的重要时期，本书着重研究了中世纪英语发展的历史阶段语言与社会文化历史的交互影响。

首先，作者明确了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古英语是现代英格兰民族语言的根基，但同时它也是几种语言的混合体。日耳曼人的迁徙促使古英语逐渐与凯尔特语、拉丁语的接触与交融。8至10世纪斯堪的纳维亚人入侵并定居不列颠使得古诺斯语也对古英语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时期的古英语属于综合型语言，主要依靠词汇自身形态变化（性、数、格、时态、语态等）来表示语法关系。10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标准语——西撒克逊方言。

第二，作者通过大量的珍贵史料，阐明了11世纪中叶诺曼征服后英国社会出现的拉丁语、法语及英语三种语言共存现象。法国贵族成为英国的统治阶层主体，法语以及在西欧大陆上盛行的拉丁语也随之进入英国。法语成为上层社会的语言，而英语则是社会大众普遍使用的语言。英国语言有了明显的社会性。13世纪以后，英法之间在政治上的矛盾冲突日益尖锐，尤其是在百年战争期间，英国国王和英国大贵族失去了在法国的领地，定居英国的贵族逐渐放弃使用法语，使得英语的使用在英国社会上层越来越普遍。

第三，作者还进一步论证了伦敦作为统一市场形成的地位是英语统一的重要因素。商品贸易的发展加强了英国各地的经济往来，而“伦敦的经济是全国经济交流的引擎”，伦敦的经济地位在英语标准化进程中起了最关键的作用。以伦敦英语为主的商人在经济活动中加强了各地方言英语的整合。当时各地移民以伦敦为核心，他们的方言与伦敦方言互相交融与改变，使伦敦英语成为了一个南方方言、东南部方言和东中部方言的混合体。

此外，作者还重点研究了官方使用英语的历史渊源以及英语普及和规范化过程的重要因素。自14世纪起，王室法庭开始用英语代替拉丁语或法语，其中包括公告、章程、遗嘱、议会记录、诗歌、论著等。14世纪中叶，议会颁布《辩护法令》，要求法庭审讯程序必须用英语，这标志着官方使用英语的开始。官方文书与大众语言也在逐渐趋于一致。在此之后，威克里夫翻译的《圣经》、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以及莎士比亚的戏剧都为英语语法的规范、英语语汇的丰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印刷术出版行业的发展也为英语的普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所有这些都为早期现代英语的确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总的看来，本书以英国中世纪社会、政治和文化变化的历史背景考察了英语作为民族语的形成。国内外对该方面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语言学界，从社会史角度的拓展研究则很少，本书从社会史角度，尽可能地收集了翔实史料来阐释英语的发展规律及英语在民族国家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为英语史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并丰富了其研究内容。作者将英语的发展置入历史研究框架之中，特别从中世纪社会历史角度系统探讨了影响英语民族语言地位确立的社会文化背景。这样的研究属于跨学科研究，强调了从社会史角度阐述英语的发展和演变。这不仅对语言史研究给予了社会史方面的补充，也为世界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三年期间，张尚莲好好体会了攻读博士学位的艰辛。既当学生又当老师的角色让她不得不频繁往来于天津师范大学和河北工业大学这两个几乎位于天津南北两端的学校，有好几次在一天内她连续奔波在两个学校的三个校区，单天行程百余公里。三年的学习和工作她几乎没有节假日，总是把工作干完，立即又投入学习，有时连乘地铁、坐公共汽车也都成为她读书不能错过的时机。读博三年，一路走来，情感和精力的付出都很多，但张尚莲也有了可喜的收获。论文写作完成仅是一个阶段的结束，我希望她能够继续完善自己的研究，把读博期间的学习所得融入到自己的学习和教学当中去，开启新的研究历程！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4年10月31日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盎格鲁 - 撒克逊时期的古英语	33
第一节 盎格鲁 - 撒克逊社会	33
第二节 古凯尔特语与英语的有限融合	43
第三节 盎格鲁 - 撒克逊时期英语的特征	49
第二章 诺曼征服后英语的变化	63
第一节 征服后的英格兰社会	63
第二节 三种语言的共用	72
第三节 本土英语的演变	84
第三章 作为民族统一语言的英语	91
第一节 英国与西欧大陆关系的变化	91
第二节 英国统一市场形成时期的英语	103
第三节 官方确立的英语	116
第四节 大众语言与官方语言的统一	133

第四章 早期现代英语语言的基础	143
第一节 威克里夫与英译《圣经》	143
第二节 乔叟的文学创作与英语语言的发展	154
第三节 卡克斯顿的印刷出版活动与现代英语的传播	165
第四节 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与英语语言的发展	174

参考文献	191
一、中文文献	191
二、西文文献	199

附录	216
附录一 斯堪的纳维亚借词对英语的影响	216
附录二 拉丁语借词对英语的影响	221
附录三 法语借词对英语的影响	232

前言

一、研究意义

语言是人与人之间传递情感、相互交流的重要工具。人们借助语言保存和传递人类文明的成果。语言的产生和发展是和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的。语言是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的一面镜子，语言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必然影响语言的发展变化。¹

语言是民族的重要标志之一。一般来讲，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语言对于一个民族的形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民族组成的多个要素中，位于核心的是宗教和语言。²而语言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又往往起着对内唤醒民族意识、凝聚民族向心力，对外同其他民族相区别的重要作用。语言的这种族群属性标记功能使它成为人们身份和认同的重要辨识与表现手段，是民族和国家的标记，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³

据德国出版的《语言学及语言交际工具问题手册》统计，现在世界上查明的有 5651 种语言。虽然英语不是当前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但是当前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大致说来，世界上说英语的人群可划分为三类。其中第一类人以英语为母语，人口约在 3 亿 5 千万到 4 亿左右，他们分布在除拉丁美洲之外的几乎所有地区。第二类人群将英语看作是正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接受良好教育或进行社交活动

1 陈平：“语言民族主义：欧洲与中国”，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08 年第 1 期，第 4 页。

2 Huntington, S.,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Simon & Schuster, 1996, p. 59.

3 陈平：“语言民族主义：欧洲与中国”，第 4 页。

的重要工具。他们居住在亚非两州的国家和地区，英语在部分国家被法定为官方语言。第三类英语语言使用者的族群也往往把英语看作是能否进入知识阶层的重要标志。在他们居住的国家或地区，英语虽没有被指定为官方语言，但是国民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绝大多数学校中英语是官方指定学生的必修的第一外国语。除了这三类讲英语的人外，世界各国还散落居住着很多使用洋泾浜英语（Pidgin English）和克里奥尔英语（Creole English）的特殊人群。¹ 不难看出，全球当前使用英语的人口数量巨大，占有显著地位。

然而，与众多当今仍在使用的语言相比，英语的历史并不算长，只有大约 1500 年的历史。英格兰最初的语言是凯尔特语并不是英语。说英语的人们的祖先是活动在欧洲北海岸一带的日耳曼人。他们说的方言都属于低地西日耳曼语。由于这些方言彼此近似，不同部族之间语言沟通障碍较小。5 世纪中叶，居住在这一地区的三个日耳曼部落盎格鲁人（Angles）、撒克逊人（Saxons）和朱特人（Jutes）侵入不列颠。不列颠岛原先居住的居民凯尔特人赶到西北山区一带，日耳曼人成为岛上的主人。由于侵入不列颠岛的盎格鲁人（Angles）最多，不列颠岛逐渐以盎格鲁人来命名，被称为“英格兰（England）”，其含义是“盎格鲁人的土地（land of the Angles）”，他们所说的语言就是“盎格鲁语”。“盎格鲁语”与撒克逊人的方言、朱特人所说的方言等逐渐融合在一起，被后人称之为古英语。对英语最初发展阶段的称谓，历史上曾有过多种意见。最广泛的两种称谓是“Anglo-Saxonicus”（盎格鲁-撒克逊语）和“Old English”（古英语）。17 世纪初，英国史学家凯穆丹（William Camden）首先使用拉丁语“Anglo-Saxonicus”（盎格鲁-撒克逊语）来指诺曼征服前的英语，这一名称在后来英语史的研究中被学者们广泛采用。² “Old English”（古英语）这一名称早在公元 1200 年前后就已有人使用，当时这两个字的拼法是“ald Englis”。³ 但这一说法被广泛采用是在 19 世纪末人们才开

1 Algeo, J.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Vol. 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630-631.

2 Algeo, J.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Vol. 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632.

3 具体参见 Seinte Marherete 一书第 52 页。转引自 Algeo, J.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Vol.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632.

始用古代英语 (Old English) 来取代“盎格鲁-撒克逊”一词¹。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用“古英语”来指诺曼征服前的英语不太妥当。他们认为,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现存手稿几乎没有一部是用盎格鲁人的墨尔西亚方言抄写的,我们所看到的手稿多是用不列颠西南部的西撒克逊方言抄写。所以,体现这一时期英语真实面貌的是西撒克逊方言不是盎格鲁人的方言。不过,早在8世纪初,英国历史学家比德已将不列颠岛上所有日耳曼部族称为“gens anglorum”(英国人),在当时文化领域称雄一时的西撒克逊王阿尔弗雷德大帝 (Alfred the Great) 也把他们的本族语称为“englisc”。由此可见,当时在不列颠岛上的各日耳曼部落已有了民族共同语意识,“englisc”(英语)已是岛上各个日耳曼部族所用方言的通称。²从英语发展的连续性角度来看,笔者认为“Old English”一词与“Anglo-Saxon”一词相比可以更直观地体现英语在演变过程中的连续性,似乎更为妥当。

由于语言的演变过程很缓慢,人们为讨论方便,不得不将所研究语言按时间顺序进行切分。目前,人们普遍采纳的断代方法是,将英语按其历史发展顺序依次分为古代英语 (Old English, 450-1100)、中世纪英语 (Middle English, 1100-1500)、现代英语 (Modern English, 1500 至今) 三大段,其中第三段又可大致以18世纪初北美独立战争为界分为早期现代英语 (Early Modern English, 1500-1899) 和当代英语 (Present Day English, 1800 至今)。³

在这1500年的发展过程中,中世纪英语是一个过渡时期:从古代英语过渡到现代英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本书选取的重点就是中世纪英语史的研究。英语在这一阶段首先是顺应了语言发展的一般趋势:从最初的综合性语言渐渐演变成分析性语言,词形从多变化到大大减少。与此同时,该阶段的英语发展又有其非常独特的一面:它能够在中

1 英国史学家比德 (Bede) 曾经使用 Angli Saxones (盎格鲁-撒克逊人) 一词,以区别被他称作 Antiqui Saxones 的欧洲大陆撒克逊人。后人使用的 Anglo-Saxon 一词应源于此。参见 Quirk 第2页。转引自 Algeo, J.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Vol. 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632.

2 具体参见 Strang 第378页。转引自 Algeo, J.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Vol. 6), p. 632.

3 Algeo, J.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Vol. 6), p. 631.

世纪晚期几近成为英国民族语言这一过程并不像汉语成为中国的国语那么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垂死、复生、逐渐壮大、最终发展成为英格兰民族语言的复杂过程。从公元5世纪中叶开始到公元12世纪中叶为止（449-1150），即从日耳曼各部族大举移居不列颠后到诺曼征服（1066）前，是古英语方言并存并互相竞争的时期。诺曼征服后，法语在11世纪及12世纪一度是英国统治阶级的语言，英语仅作为英格兰老百姓使用的下层语言，并不能登上大雅之堂。但到13世纪初约翰失地王时期（John Lackland, 1199-1216），英国贵族在法国的大量领地丧失致使他们不可能再回到大陆而只能滞留在英国本地，英国成了他们真正的家园，他们不得不使用英语来交流，这就为英语从下层语言上升到官方语言提供了一个契机。到了14世纪，各地方言兴起，以伦敦为中心的统一市场形成，市民阶层政治地位逐渐提升，在议会中争取到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议会开始用英语发表演说，各类经济政治法律文件使用英语也越来越多；以乔叟为代表的作家用英语写作发表的作品数量也随着卡克斯顿（Caxton）将印刷术由欧洲大陆引进伦敦而越来越多，各行各业所用英语渐趋规范，英语才逐渐上升为英国的主导语言。

英语的这一发展历程有其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本书拟将英语的发展置入当时的历史发展情景之中，特别从中世纪社会历史角度系统探讨社会因素对英语语言的影响及社会历史在英语语言中的反映，从而揭示英语由于多元社会因素及语言自身发展趋势的交互作用而最终演变成成为英格兰民族语言的全过程。语言的变化原因纷繁复杂，本文不能面面俱到，鉴于中世纪英语是古英语到早期现代英语的过渡期，是英格兰民族语言的重要形成期，本书着重研究中世纪英语这一历史阶段，特别是中世纪晚期（13-15世纪）语言与社会历史的交互影响及具体呈现。为将这一研究重点阐释清晰，本书遵循两条写作主线：一是要利用史料搞清楚中世纪英语书面语言的内部特征，特别是词法及句法演变特征。英语要成为民族语言，首先是能够被英国民众所接受。而大众语言就不应仅仅被当做口语来使用，只有当这一语言变成文字时其语言的功能才能充分体现出来。英语词法及句法变化则能很好地体现其文字上的发展变化。而了解这些特征则需要通过查找及分析详实的历史文本（包括不同时代及不同地域的社会、政治、经济及法律文本等）来证明英语在逐渐简化并

趋于统一后才逐渐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成为真正的大众语言。二是要突出在 13-15 世纪英语书面语在英格兰社会经济活动中特别是伦敦成为英格兰首都后所起到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3-15 世纪是英语重要的发展阶段，表现在其用途越来越广泛。它不仅是人们交流的工具，还是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语言工具，如商人记账、记录土地产量等经济方面的用途。在政治方面，法庭使用英语越来越多了，如王室法庭、议会记录、文史档案等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中世纪晚期。然而，促使英语渐趋统一进而成为民族语言的最有影响的因素应当是伦敦成为英格兰的首都。伦敦当时是全国最大、最富裕的城市，在中世纪后期已成为英格兰王国行政、商业、文化和社会的中心。可以说，伦敦英语的发展历史就是英格兰民族语言（抑或说是英语标准语）形成的历史。¹

由此看来，了解中世纪英语形成英格兰民族语言的这一过程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英格兰中世纪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图景，这是作者对中世纪英语进行研究的第一个原因。

作者选取中世纪英语进行研究的第二个原因是试图突破英语史的研究一直以来较多专注于研究英语的内部结构考察，而从笔者所收集到的材料来看，专门针对英语语言与民族、文化、地理、历史等方面的关系（即语言的外部史）的研究仍然很少。诚然，每一种语言在本质上都是不可穷尽的，因此我们对语言的研究不可能指望对其做全面的探究，更不可能做全面的描述。²然而，大地、人与语言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即使在纯语法研究的领域里，我们也绝不能把语言与人、把人与大地分割开来。³研究英语如何演变为英格兰民族语言的社会根源首先属于社会语言学的范畴。“研究语言不能脱离社会；研究社会语言学，更不能脱离社会而单独进行。语言不仅仅是一个结构符号系统，而且还具有社会文化属性，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⁴因此，语言研究是不应该脱离社会的。然而，由于反映社会文化现象的语言事实难以发现，同时对事实做到准确

1 Fisher, J. H., *The Emergence of Standard English*,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6, p. 4.

2 洪堡特：“普通语言学论纲”，载《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姚晓平译，商务印书馆 2011 年，序言第 4 页。

3 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第 67 节，载《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姚晓平译，序言部分，第 1 页。

4 陈平：《语言民族主义：欧洲与中国》，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08 年第 1 期，第 4 页。

的解释也很困难，对英语语言外部史的研究较少。北京大学历史学家钱乘旦教授在《英国通史》中也提到“英语本土语言在诺曼征服后只在社会中下层及凯尔特血统占统治地位的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有所保留，但这种本土文化始终保持着其顽强的生命力。英语富有灵活多变的特征，对外来语有很强的吸附能力，在诺曼统治的三百年中不但没有被法语所替代，使用人数反而越来越多，到后来统治阶级也在逐渐接受这一语言。但在文化史上英语是怎样跻身到上层社会的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很难考察。”¹

英语逐渐发展为上层社会最终接受的过程难以考察，一方面是说英语语言发展有其自身规律，加上促成其向前发展及滞后的社会文化背景错综复杂，很难理出一条清晰的思路来。但反过来说，正是由于英语语言的发展与其所依赖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息息相关，研究语言的历史文化背景才可以给研究者提供一个新的研究中世纪文化视角，从而更深入地认识中世纪的英格兰。我们可以依据史料来分析其中包含的诸多历史文化因素并在以后的章节中分类阐述。笔者试图通过查找中世纪大量原件如议会档案、书信、商业记录、商业信函、个人的信件等进行调查，寻找反映英格兰社会文化特征的语言现象，并透过语言现象分析其对英格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进行中世纪英语语言史研究的第三个原因是笔者认为进行这一研究对提高英语语言教学有重要意义。笔者本人从事高校英语教学已经有十多年。在英语教学当中，教师及学生往往注重现代英语语言的发展状况，对于英语早期是如何发展、伦敦英语的地位是如何确立及它在经受拉丁语、法语等语言好几百年影响之后又如何跻身为官方语言的历史渊源则由于史学知识的欠缺而容易把这一重要课题忽视。事实上，这些史学知识是所有深入学习英语语言的老师及学生所应了解的。对英语教师来讲，在意识到了解英语语言渊源的重要性后，多读一些关于英语发展史方面的著作，自己的认知视野会变得更开阔，从而可以在进行英语语言、翻译及文学等方面的教学中更深入地解释其来龙去脉。对研究英语语音、语法和词汇的学生来说，了解语言史也有助于让他们拓宽研究思路，从

1 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103页。

历史发展和演变的角度来分析语言现象；而对喜欢英语文学的学生来讲，如果对早期的英语知识有所了解，他们就能更主动地借助词典和注释阅读古英语散文和乔叟、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并深入领会其思想内涵。由此可见了解英语语言发展史对老师及学生都很有必要。

本书的创新点主要是以英国中世纪社会、政治和文化变化的历史背景来考察英语作为民族语的形成。国内外对该方面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语言学界，从社会史角度的拓展研究则很少，本书欲从社会史角度，尽可能收集翔实的史料来阐释英语的发展规律及英语在民族国家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以期为英语史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并丰富其研究内容。鉴于中古英语是英语标准语重要形成期，我们着重研究中古英语历史阶段语言与社会文化历史的交互影响。在梳理好中古英语的语言内部特征的基础上，要通过分析不同时代及不同地域的政治、经济、法令、文学等文本来阐明英语在逐渐简化并趋于统一，最终被接受为英国的民族语言。

本研究属于跨学科研究，强调从社会史角度阐述英语的发展和演变。这不仅对语言史研究给予了社会史方面的补充，也为世界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对国内外语言史的研究者来说如何处理好语言发展变化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一直是一个难题。自上世纪初索绪尔区别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以来，¹ 语言学者多研究“内部语言学”，研究“外部语言学”似乎有些不符合现代语言学精神，而语言史的研究是无法脱离研究社会、历史、文化对语言变化推进和制约的。² 正如笔者在研究意义部分所提到的，本书试图通过查找中世纪大量原件如议会档案、书信、商业记录、商业信函、个人的信件等进行调查，寻找反映英格兰社会文化特征的语言现象，并透过语言这些现象分析其对英格兰社会经济等方面所起到的作用。研究英语成为民族语言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英语在中世纪晚期重新获得它在官方的话语权的过程，而这一动态变化又是多元因素合

1 瑞士的语言学家斐迪南·德·索绪尔 (Ferdinand de Saussure) 是现代语言学及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开山鼻祖，现代语言学的许多理论基础都来源于索绪尔语言学。他认为，语言是表达观念的独立系统，是语言学家应该关注的唯一对象。

2 Algeo, J. & Pyles, T.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fifth edition)*,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9年, p. 5.

力的结果。对于英语而言,其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变革直接或间接影响语言地位的提升与下降。期待本书在英语语言内史与外史相结合方面的研究有所突破。

二、学术史回顾

研究英语语言史首先是语言史,同时它也与英国的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哲学史和民族史等紧密相关。英语语言史是国外语言学研究经久不衰的话题,而国内对此研究起步晚,专门著述很少。本文先梳理国外英语史研究情况,然后对国内相关研究做一回顾,并对英语史经典著作论文的主要贡献及相关专业论著与论文尽可能细致地加以整理分析。

1. 国外研究现状

语言学有悠久的历史。人类最早的语言研究是从解释古代文献开始的,是为了研究哲学、历史和文学而研究语言的。中国在汉朝时产生了小学,包括文字、音韵和训诂。公元前4世纪到3世纪,印度和希腊就出现了语法学。而现代的语言学建立于18世纪初期。¹1786年,英国语文学家威廉·琼斯爵士(William Jones)就欧洲语言的谱系问题宣读了他关于梵语、希腊文、拉丁语同源的有关论文。²他的这一论断为当时新兴的领域提供了科学的比较研究方法,对语言学界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当时也在客观上为后世的历史语言学者勾画出一个不易突破的研究范围。此后100多年,历史语言学者们都将语言研究聚焦在语言内部结构如语音、音系、句法、词汇等的发展变化上,对影响语言发展变化的社会文化因素却长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³将社会文化因素与语言演变研究彻底割裂的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等其他与之持有相同或类似结构主义观念的语言学者。索绪尔认为语言是表达观念的独立符号系统,语言

1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9995/5117367.htm?toSubview=1&fromId=9995&from=rdtself>

2 Fennel, B. A., *History of English: A Sociolinguistic Approach*, Blackwell, 1998, p. 21.

3 Knowles, G.,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Guide Part, p. 1.

的研究应当是纯粹对语言内部结构的观察、分析与判断。¹ 这种只研究语言系统本身的状况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上半叶。此后的几十年中，随着社会语言学、语用学等新语言学分支的相继确立及其理论的迅速发展，语言研究者开始重新审视语言与社会之间复杂多变而又不可分割的关系。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认为，一个特定社会所做和所想的的就是该社会文化的核心内容。² 人们的行动和思想如果发生变化，该社会所用的语言也必然发生变化，语言的变化与其所处的历史时代紧密相关。

上述变化着的语言研究方法与内容在历史语言学界特别是英语史学界表现明显。自 18 世纪末历史语言学确立，至今已有 200 余年，英语史作为历史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也早已受到海外语言学界的重视，他们对英语史的研究也有近两个世纪的历史。依据英语史学研究的方法与内容变化，笔者将国外有关英语史的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侧重于语言形式描写的英语内部结构史研究，这一类研究基于上述研究背景著述最多，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第二类是将英语语言发展史与社会文化史接轨的学术性研究或是介绍英语发展历史的通俗作品；第三类是史学通史类、经济社会史类的专著或论文对英语发展史的简要介绍。关于中世纪英语史的研究历史，笔者也将在介绍完英语整体发展史之后进行简要介绍。

第一类是侧重于语言形式描写的英语史研究。该类专著很多，主要集中在语言内部的发展与变化特征描写上，系统地讲述英语从古至今的发展历程。下面是几部对英语发展史介绍全面而又各具特色的代表作。

第一部是约翰·艾尔吉奥 (John Algeo) 和托马斯·派欧斯 (Thomas Pyles) 所著的《英语的起源与发展》(*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nglish Language*)。³ 该书将英语语言的发展按照古英语时期、中古英语时期、早期现代英语以及后期现代英语四部分讲述，每部分着重讨论各时期英语的词汇意义、构词方法和借词等问题。另外，该书还提到了语言的符号性、交际性及传承性等特性，指出了研究英语史的必要性。托马斯·派欧斯在

1 Saussure, Ferdinand d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La Salle: Open Court, 1986, p. 15

2 萨丕尔：《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陆卓元译，商务印书馆 1964 年。

3 Algeo, J. & Pyles, T.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fifth edition)*,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9 年 (原出版商: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College, 1993)。